

全唐文

金
史
大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六目錄

沈亞之 三

移佛記

復戒業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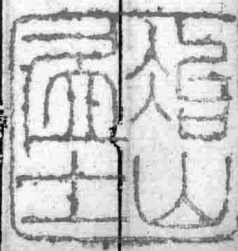
櫟陽兵法尉廳記

盩厔縣丞廳壁記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解縣令廳壁記

河中府參軍廳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隴州刺史廳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杭州場壁記

謫掾江齊記

淮南都梁山倉記

閩城開新池記

歌者葉記

雜記

爲人譏乞巧文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欽定平定軍機士文

欽定平定軍機士文

欽定平定軍機士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六

沈亞之

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徙故佛像歸復於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佛教流於東域中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模其形焉像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爲之合土木以

爲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卑而拱立者有跪而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有瞋目而叱叱者摹鬼神焉此爲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爲戒慎正邪去惡爲濟渡力道盲聾警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爲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爲福則福應爲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

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於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跪如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今予因長老請予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慧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其

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麤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復戒業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嘗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園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爲居近郭苦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岡縈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爲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爲助故尉終不能

制日縱其徒於民間爲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
爭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已後耳及鄆爲令乃元和七年也
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
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
上侵社地壞邛隴夫社國之尊祭也邛塚人之反本也今
而曹自爲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常
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亟復之幸善不能亦且
論繁矣民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
予東適邯鄲走蒲關朝邑令爲具旣酣前奉酒於予因請

以其事次於文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難其理而况畿之在尉乎櫟陽其瘠沃相半豪戶寒農之居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東西軍園衛雜幸之恃或籍書從事星臺樂局織館雕坊禽兒膳者之附而又媵女爲之盤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爲縣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馮緣蔓橫以業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強曹垂攀於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

二法使終決不必理從高級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還於尉其受役惟單產孱民日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於內廡遞漏嚴夜給事諸王家及池園大廡皆校尉遣之豈尉之無慮也永貞前諸畿自進士而得尉而昇班者十六七他入之尉而昇者百一二是尉皆摩心清視以事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末以此市若是今雖統曹不能強尉於無當近世恩臣負幸惡其踵進自致卽白上約下以爲尉未足拜且塞譽排能使昇班之恩必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輕矣由觀爲尉者俛俛自度民之吞者肆其懲

弱者甘其困姦者隙其欺邑是者畏其爲尤屬而決之其
兵法之原使無撓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書
蓋誠其當器受量不陷也鐘磬必銘勗其全聲有待也鑄
鼎記刑子產之爲也尉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不有
記故附署而屬誠焉

盤屋縣丞廳壁記

盤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沮渭短長之補
於南而近其野半爲澤麓故鼠倚穡而居雖善捕伐不能
無傷於稼說者以爲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

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爲難理時猶逼畏
指諫卽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怠遂籍民人田爲五柞
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
護甸而三蜀移民游手其閒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
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
由是奸民豪農頗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
浮詐相糝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
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
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旣滿歲民諍不作如此

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
進諫之風南歷長陽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迹因退舍是
邑遂悉論山川里俗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
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
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于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
來者則公賓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
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

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日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閒使百郡所挽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輶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侍嫁